



乡村小学的一年级教室内,班长带领同学早读(汉晶/图)



“阳光关爱·i 读计划”课堂瞬间(陈芳/图)

孩子,你为什么不读书?

公益视角下的儿童阅读观察

“

‘他们也不读书啊,哪有空读书啊。’靳元在河南某学校国际部教书,因为刚毕业比较年轻,他同学生私下关系比较好,对他们很了解。

靳元用‘网感’很强的话语反问道,‘快手不香吗?王者不香吗?抖音不香吗?’但语气里充满了无奈。

在这所学校里,阅读室、阅读课、阅读老师一应俱全,就读的学生大多家境殷实,能够提供充分的阅读支持,‘但问题不在于这些,他们真的不读书。’

与此截然不同又隐隐相似的是,距离仅20分钟车程的城中村打工子弟学校,政府和社会捐赠的阅读室光鲜亮丽,各类电教化设备一应俱全。但图书束之高阁,阅读室沦为摆设。

再向外开足1个小时车程的农村,即将要撤点并校的村小,仅剩的十几个孩子和老师守着翻新没几年的教室。挂着图书室牌子的空屋子里,只有一块黑板和一堆散落的桌椅。

儿童阅读推广所面对的问题错综复杂,为何读?读什么?怎么读?对过往的反思势在必行,对未来的探索不断前进,一场阅读实验正在进行。

为何不读—— 新时期的“读书无用论”

“我们为什么要阅读?”这是导演关正文在“阳光关爱·i 读计划”课堂上的提问。

“阅读可以学习到课外的知识。”

“阅读可以让我们懂更多更深的道理。”

“阅读可以让人增长见识。”

孩子们一个接一个说出自己的答案。这节课发生在海南屯昌县的一所村小里。而在数千公里外的河北省阜平县山区,相同问题所得到的回答截然不同。

面对轮岗到村小的老师王丹,讲台下坐着的十几名同学鸦雀无声,教室最后面的小男孩操着一口浓重的方言喊道,“读啥书啊?”说罢,台下一阵哄笑。小男孩还补充了一句:“你看那谁谁谁(指某主播),他小学毕业的,现在一场直播赚好几十万。”

“读书无用论”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有了新的“支撑”,王丹不知该怎么驳回去,但视这种情况为洪水猛兽。

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(CNNIC)于2020年5月联合发布的《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》显示,城镇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.9%,农村未成年人达到90.3%。

基于数据的直观感受是:在乡村,获取一部手机的难度越来越小,玩手机的门槛越来越低,家长的管制态度越来越弱。

另一种“读书无用论”则来自家长。靳元把原因归结到认知上,认为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一部分家长的“读书无用”,“我说的不是课本,”是指读书这件事情,“家长们话说得最多的就是,‘看这个干啥,考试又不考。’”

在哪阅读—— 城乡大不同

在乡村,如何拓建公共阅读空间成了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核心举措。

2020年,南方周末公益研究团队就儿童阅读室问题,先后赴云南、贵州、湖南、内蒙古、湖北、甘肃、青海、四川、河北等地调研,并与广东、江西、江苏等地学校教职员以电话访谈的形式进行远程调研,涉及学校六十余所,涵盖高中、初中、小学及学前各阶段。

调研结果显示,其中90.1%的学校拥有多媒体教室,超80%的学校拥有独立的图书阅览室,各小学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健全。

但不可忽视的是,其中过半数阅读室没有按照年级进行明确的图书分类,能够定期在其中进行阅读活动的少之又少。

“利用率很低,”志愿者感触很直观,“客观上有一部分学校情况如此。”而王丹所在的学校的阅读室干脆上锁。

城市的情况与乡村截然不同,“在哪读书”几乎不成问题。

靳元所在的国际部,高昂的学费和基础设施能力成正比。“华丽”的图书室近乎重点高校图书馆的一角,现代化的设备、

专职的图书管理员、明确的空间区分一应俱全,并且对学生“彻底”开放。

“我们专门设置阅读日和阅读课,周末也向学生们开放,”靳元对此颇为骄傲,“我在教学中也会结合图书进行深入挖掘,课后会要求学生前去阅读。”

如何阅读—— 藏于书中的“多元”力量

当然,“有书可看”只是基础。对于面向学生尤其是少年儿童的阅读推广而言,更重要的是解决“什么书孩子爱看”的问题。

“不要什么书都像课本一样,”靳元对所在学校图书室的情况也有一定程度的质疑,“我就觉得漫画中国史这类的图书很好看,形式新颖,内容活泼,还符合年轻人的语言体系。”

除了风格上的年轻化,对于“阅读什么”这个话题,最优的解答似乎是“多元”二字,浩如烟海的书籍背后蕴含着无穷力量。

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、科普作家罗会仟的角度来看,儿时从堂兄家藏书里翻出的那套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丛书是他的“一元”。这套“意外之喜”让他如获至宝,佐着《新华字典》,他把这本书从小学翻到高中。

对于中国作协副主席、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而言,小时候读过并深受影响的《哈克贝里·芬历险记》是他的“一元”。或许正是从这个历险开始,他有了《颜色的名字》,到达《纸现场》,讲起《河边的日子》。

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苟利军在1994年第二次征战高考,终于如愿考进南京大学天文系,并接触到了彼时刚出版不久的《第一推动丛书》。二十余年过去,他特别撰文,将这系列书籍称为自己的科学启蒙之书。

无论是科学家、作家、画家,还是主持人、演员、医生,无数个来自社会的“元”汇集,在分享中从不同角度释放阅读的魅力。

李敬泽、罗会仟、苟利军的分享,便发生在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、东风日产、南方周末联合发起的“阳光关爱·i 读计划”现场。与他们一道走进乡村小学的,还有奥运冠军邓亚萍,演员娄艺潇、李光洁,主持人张腾岳、李艾,科幻作家韩松,绘本作家熊亮,学者张秋,援鄂医生代表邓医学等来自各领域的“领读大使”。

他们汇集在一起,试图从多元角度探讨如何阅读。

疫情期间在抗疫一线战斗的邓医学认为阅读是永远的,“永远都需要保持学习状态,否则一次错误都可能是一条人命。”

这位曾经直面病魔不打退堂鼓的“战士”在课堂上有些紧张,这是他第一次给小学生上课。

“你们要精读教材,”邓医学的阅读方法是精读与泛读相结合,“泛读可以让你的思想插上翅膀,能够在天空中飞翔,看得更高,看得更远。”

除了这些硬视角,“阳光关爱·i 读计划”的课堂上还有很多软视角。

“爱”与“责任”,这是奥运冠军邓亚萍希望孩子们从《小王

子》中体会到的关键词。而谈及自己的乒坛职业生涯及求学经历,她则将讲述的重点定格为“做自己”。无论是阅读一本书或是终身学习,“一定要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”。

此外,课堂上还有更多打动人心的瞬间:演员娄艺潇将自己与亲人的故事娓娓道来,引导孩子们思考爱的意义;科幻作家韩松寄语孩子们,“想象力有多大,世界就有多大”;绘本作家熊亮鼓励孩子们睁大眼睛、观察身边的人与事,珍惜属于他们的独有感知力……

如何推广—— 从1到N的进阶之路

从2019年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、东风日产、南方周末联合发起“阳光关爱·i 读计划”以来,优质阅读课程便是一大关键,另一个关键的“抓手”,则是基于乡村小学的阅读空间,“东风日产阳光关爱阅读室”由此应运而生。

从2019年的甘肃、贵州、广西、陕西,到今年项目走进的江西赣县区、湖南龙山县、海南屯昌县、广东连南县四地,至今已有8间“东风日产阳光关爱阅读室”相继落成,共计配备超过20000本全新图书。

庞大的书籍数量并非唯一亮点,“数据化”“智能管理”在乡村小学的实现同样备受瞩目。智能化借阅系统的存在,让校方得以实时了解学生的借阅情况,也让项目组后续的长远维护及书籍更新真正实现“心中有数”。

“阳光关爱·i 读计划”每到一处,即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合作,邀请阅读推广专家面向当地一线教师开展培训,传递校园阅读的前沿理念与实践模式。除此之外,项目还辐射至家长群体,希望唤起家长对家庭亲子阅读的关注,放下手机成为孩子的“阅读陪伴人”,而非孩子的“玩手机效仿者”。

在实践中,站点数量、课程数量、覆盖人数等硬性指标并非“阳光关爱·i 读计划”的核心聚焦所在,项目真正所致力于达到的,是设计出一个有效果、可复制的阅读推广模式。在项目发起方、当地教育部门、校方及广大社会力量的联动之下,项目的可持续价值逐步显现,所引发的辐射效应亦不断扩散。

自2009年以来,东风日产“阳光关爱”公益行动连续十二年未曾停步,为欠发达地区师生持续提供精神与物质扶助。更值得关注的是,基于“阳光关爱”平台,东风日产不断整合全价值链体系的优质资源,并实现与社会资源的广泛链接,打造着眼长期的创新公益模式。

“阳光关爱·i 读计划”项目既是对过往的延续,又瞄准未来希望开创新里程。“我们正在努力改变的,是中国儿童阅读事业发展的一角”,一个可循环、有实效、易推广的儿童阅读模式已经在探索中建立,但仍需不断完善,并让更多个体参与进来,让更多的孩子受益。(邓拓)